扁担大人

周华诚

老辈人，对待农具有一种珍重的态度，这除了惜物之心，也有一种敬畏在。譬如，一柄扁担倒在地上，小孩子刚要跨过去，大人会及时制止，把扁担恭恭敬敬地竖在墙角。小孩子自然不懂得为什么，大人也不明说，只觉得是一种禁忌。

在乡下的生活，是常常会有一些禁忌的。譬如，一粒米饭掉在地上，脚是不能踩到的；譬如，夜里不能吹口哨；譬如，不能用手指月亮，否则月亮会割人耳朵；写了字的纸头落到地上，也不能踩到，应当捡起来塞到纸篓或角落里——尽管现在想来，很多约定俗成的禁忌都是毫无道理的，也有很多是迷信的成分，却居然也流传下来。这使得村人的生活，有很多仪式感在里面，也有很多讲究，使日子过得十分庄重。

扁担为什么不让随便跨过去呢？我后来读到一篇论文（丁晓蕾、孙建、王思明，《江南稻作农具民俗遗产的文化表现及其意义》，中国农史2015），文章说，在许多地域文化中，农人认为农具上都有神灵，扁担上就有“扁担神”，也称“扁担大人”。对“扁担神”的敬畏，体现在日常的使用习俗上面。譬如，在有的地方，如果不小心跨越了别人的扁担，肇事者会被要求承担一种风险，即如果一个月内，用此扁担挑担者肩上生疮的话，其医药费和误工费应当由肇事者承担。

再如镰刀，亦有“镰刀神”，据老人说，在收割水稻前不能磨镰刀，须用过以后，才可以再磨。如果磨过以后不曾使用，便又再磨，叫做“磨重刀”，这种刀容易伤到人。所以，有的老人特别讲究，刀磨过以后，便用刀尖在地上划拉几下，表示用过了，之后才会放心使用。

同样，稻桶、粮仓作为贮藏粮食的工具，其中就入驻有“谷神”。稻桶，是农户家中最为重要的农具。最近我读一本稻作文化的书，看到书上说，浙江东阳民间认为，谷神不在庙堂之内，而是依附在稻桶上。在我家乡衢州，从前也是有许多讲究的，譬如不能对稻桶过于随意。哪怕是小孩，也不能把脚搁在稻桶上，否则就是不敬。谷仓、米缸，绝对不可坐在上面。即便对于米缸里的量米竹筒，也不可随意乱放，必好好对待，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米缸不空，米筒里永远都能舀出白花花的大米来。

苏州河（油画） 黄阿忠

稻神，在中国广大的稻作地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有一样是“芒那节”，正是在农历六月六，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祈求稻神娅王赐予丰收的。远古的壮族先民，尊娅王为稻神，农历六月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决定着粮食是否能丰收，必不可轻视，要以隆重的仪式与敬畏的心情，来尊拜稻神的赐福。

所以，农具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哪怕是一柄锄头、一担箩筐、一根扁担，自应好好珍重，才是农民本分。如果农民对自己劳动的工具都不珍惜，不爱护，又怎么能做好农事呢？这就好像，我在十几年前初入新闻行业，一位摄影老前辈说，照相机就是他的武器，哪怕是有一次掉进了河中，整个人都湿透了，那台相机依然被他一只手高高举着，毫发无损。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最高的尊重吧。

所以，也不难想象，父亲在农具上写字（俗称“号字”）时，那样一种郑重的态度了。

就我所见到的，最简单的一种，是在扁担、箩筐、风车上写上主人名字，多写“某某某办”，以及年月；另一种，是在农具上写上吉利的话，如风车上写“川流不息”“去浮存实”，稻桶上写“五谷丰登”，谷仓上写“大有之年”“金谷满仓”等。

有学者研究认为，稻作农具号字，历史源远流长，发端于宋代，而随江南开发而兴盛。至晚清、民国时，最为鼎盛，成为群众约定俗成的文化活动。其实要我说，所谓“耕读传家”，所谓“晴耕雨读”，耕读两件事，就在一件小小的农具上体现出来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写字，与农耕劳动的教育，通过农具，将其精髓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乡间的孩子们，从而代代流传下来。

而今，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根扁担上还有什么讲究了。即便是小孩子，也不会相信扁担上有什么“神灵”，这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有时候时代走得太快，就把很多东西抛下了。停下来想一想，世世代代的农人，哪里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他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哪里不晓得真相呢——只是看破而不说破罢了。或者，他们敬的并非是某一个具体的“神明”，而是一种生命的仪式感，一种对于农耕生活的敬畏心。也惟其如此，世世代代，才有了行事的准则，也才有了做人的道理。

逃走的鱼是最大的

黄源深

逃走的鱼是最大的。钓鱼人，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这么说。钓友聚堆，也会情不自禁谈起和大鱼搏斗的经历，成功也好，失手也罢，都会让人兴奋和激动。

大鱼，个儿大，力气也大。尤其是乌青之类，吃小鱼、螺蛳等荤食长大，浑身是劲，就是上钩了，也容易逃脱。劲儿大的鱼种不少，譬如胖头鱼和鲤鱼，都是鱼中的“大力神”，要是超过10斤，就会给垂钓者，尤其是经验不足的，带来断线、折竿的“灾难”。钓大鱼，是一手需要历练的功夫活。

前不久去一个庄园钓鱼。那里兼有供游客参观的功能，养了各色动物，如羊驼、驴子、小马、澳大利亚鸸鹋、孔雀等等，除了少数关在笼子里，其余行动自由，随处游走，成为一大景观。连鱼塘里也少不了豢养的动物，几只黑天鹅和鸭子，大模大样地在水中游弋，有时还冲着鱼漂过来，你就是用足力气驱赶，它们照样端着架子，从容地回头看上两眼，才很不情愿地游开去。

鱼塘里本来鱼就不多，鸭子之类又常来骚扰，鱼不好钓，老半天才钓上一两条，甚至“白板”（即“空手”）而归，是常有的事。但这里地处市内，交通便利，来钓鱼的人还真不少。

那天，我已经第N次去那儿垂钓了。枯坐了五个来小时，鱼漂依然纹丝不动，再有一个钟点，到了规定时间，就得收竿走人。正在这时，只见鱼漂猛地往下一顿，我立马起竿，感觉手上很重，便意识到大鱼上钩了，赶紧往近处拉，而鱼也知道不妙，挣扎着往远处逃，钓线几乎被拉直，眼看就要形成“拔河”态势。经验告诉我，那样的话，鱼线必断无疑。我立马把鱼竿竖起来，尽量让鱼线和鱼竿形成90度角，利用鱼竿的弹性，使鱼线不致折断。同时，欲擒故纵，拉拉放放，周旋了二十来分钟后，鱼渐渐地有些乏力，被拉出了水面。旁观者越来越多，一面大叫着：“是条十四、五斤的胖头鱼，别让它跑了。”刹那间，离我不到三米远的一个中年垂钓者，三步并作两步蹿到我身边，不由分说，从我手中抢走了鱼竿，大概是见我年老，过来帮忙。谁料大鱼并没“束手就擒”，反而“奋力一搏”，挣扎着往外逃去，中年人死命往里拉，鉴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大鱼的力量倍增，鱼线随即被拉断，大鱼带着鱼线和鱼漂，往鱼塘中央飘然而去，引来围观者不住叹息：“可惜呀，可惜！眼看就要到手，却让它跑了”。到了下午，整个鱼塘都流传着大鱼的故事，只是那条胖头鱼变成了二十四五斤。

大鱼脱逃，还有另一种情况。鱼上钩了，你还来不及高兴，或者激动，鱼线一下子断了，大鱼逃之夭夭，连个影子都没见过，但并不影响把这幻化成一个生动的故事，鱼可以是10斤，20斤，或者更大。你说这纯属虚构，也不见得，不是鱼大，鱼线何以会断？但又并无依据，仅仅出于想象罢了。

好多年前，《新民晚报》上登出一条消息并配发了照片，说是有人在市郊野河中捕到了一条大鲫鱼，重九斤，是我国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鲫鱼，而且经权威单位鉴定，是纯种鲫鱼，不是杂交的。出于好奇，不几天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那条河，一行四人，开始在那儿垂钓。大半天下来，除了我，也许因为选点得当，钓了六七斤鱼，其余三位，一鱼未得。中午，大家一面吃着盒饭，一面说笑，很少去看鱼漂，反正也没鱼上钩。谈笑间，有一位无意中看到鱼漂突然入水，在视线中消失了，便赶紧放下饭盒，去拉鱼竿。也许用力过猛，也许鱼太大，反正钓线断了，鱼也逃走了。大家都觉得可惜，好不容易来一条大鱼，却没有到手，激动和懊丧之余，开始议论是什么鱼，究竟有多大。大伙估计是乌青，重量嘛，10斤？15斤？甚至20斤？最后定位在15-20斤之间。不久之后，钓友间开始流传：那条河里逃走了一条大乌青，足足三十斤。接着，很多人都向那儿涌去。

逃走的大鱼，无论亲见，还是想象，都是最大的，成了垂钓者无法抹去的记忆，也给了他们永远的快乐。

远亲不如近邻

赵妃蓉

边看边聊

自从小区封控以来，所在的楼栋就成立了业主群，楼长就好像是班主任，把各种和小区封控相关的信息、注意事项等传递给全楼的人。常常，早晨打开手机的时候，就会看到楼长在夜半时分发出的信息，比如告知大家第二天的核酸检测时间，比如为了避免遇到健康云崩溃的情况提醒大家提前截屏保留。上午当最新数据出炉时，又及时告知阳性患者的所在楼栋，给大家吃下一颗又一颗定心丸。这些看似小小的举动仿佛给大家注入了一针情绪的免疫针，为楼栋迎来全新的一天带来希望。从信息发送的时间点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无数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为凌晨就要到来的核酸检测等一系列事宜奔忙。

大块面上的社区防疫工作下沉到每个小区每个楼栋就是无比具体而琐碎的细节，比如每次核酸时小区里的志愿者会用高音喇叭叫每个楼栋，但其实还是难免会有错过，那么这时楼栋的组织者就起到了很好的协同作用，楼长事先在楼下等，轮到我们楼栋时她在群里吼一声，大家就下楼了，忙而不乱。有一回说好白天要做核酸的，但直到晚上10点还没动静，大家就休息了，没想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窗外响起了高音喇叭声——“居民朋友们，请今天没有做核酸的居民赶紧下楼做核酸”，楼长及时在群里告知大家是周围的小区，大家这才安心睡下。

楼群里各种团菜团牛奶的接龙，让大家静心度过了最初的十几天，但浦东地区封控后，明令大家都要足不出户，于是自发组成的楼栋志愿者就开始轮流帮邻居取快递运送生活垃圾，有时常常还是一家老小一起出动。我遇见过两位老人和女儿一起来收垃圾的，也遇见过楼下的小不点来给大家送快递的。

楼里有一户居住了八口人的家庭，公家发的大礼包不够吃，有不少邻居马上送去了水果面包牛奶和蔬菜，我也从刚刚收到的大礼包里匀出了一部分蔬菜送给了他们。邻居感激地拍了照片发群里，楼长说“我为我们楼有这么多热心人感动而感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为住在这个楼里感到自豪开心温馨”，八口之家则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正感受到了国外做不到的内在力量，国人的韧劲与互助，善良的信任与融合，自律与人性……作为外地来沪学习的人员，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中国的正能量们，谢谢！”。

对普通百姓来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有的就是每一寸盈手可握的时光。

樱花小径

王士雄

春分前后，江南一带渐渐变得湿漉漉的，玉兰、樱花等正盛开着。樱花小径，众人瞩目。前年入夏时节，政府有笔专项资金，需有好项目才审批，小区党总支书记发了“星城繁花”的念想，我是小区亭文化居民自治联盟的理事长，大家一起制定了申报的方案。那天下午，书记从新泾镇政府回来，从她喜笑颜开的脸上，我们就知道计划成功。政府支持出一点资金，小区公益性收入再用一点，建成花园般小区有希望。

怎样充分利用小区三万五千平方米的大型绿地，将五个精致典雅的亭廊美景，进一步优化美化？大伙群策群力，围绕梦悦亭、梦贤亭、梦馨亭、梦爱亭、梦思亭五个亭廊及儿童乐园等，将亭廊景观与小区人文故事相结合，营造有特色有特点的新景观，布局了丹桂飘香、玉兰娉婷、腊梅寻春、紫藤挂云、樱花小径，包含原有的柚子黄了、月季花苑，形成了七处“星城繁花”的特色景观。

居民们人在景中，景人人中。天山星城素有“万国社区”美誉，其中日本住户居多，达三百户。去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八十五位居民居家隔离，志愿者排查信息、送递用品、建微信群，当“本地话”遇上“国际话”，日籍人士林道贝充当翻译，加入志愿者队伍。大家达成共识，在梦思亭道路两旁，种植十二棵樱花树，培育“樱花小径”，人如花艳，花似人心。

樱花小径约五十米长，有人戏称是“知识大道”。小径上耸立着八个一米多高的六角玻璃柜，它们错落有致，别出心裁，摆放绚丽的文化作品。日本居民也和大家一起挥锹、填土、浇水，共同见证了樱花小径的成长。如今我们足不出门，就能相约社区“赏樱节”。

七夕会

“洋娃娃”天生不发嗲

孙孟英

三岁的外孙女洋娃娃由于一直是由我们带养的，所以主要吃我们烧的中国菜。我们几乎没有给她吃过什么西餐类的“烧烤食品”，生怕她人小消化不了；也很少给她吃冷饮、冷菜，生怕会损伤她的小小嫩胃。一切都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养，特别细心、小心与精心地安排她的生活，给她吃热饭、热菜和热汤。

现实生活中的洋娃娃却特别喜欢吃烤牛排、烤羊排、烤鱼排、烤鸡、披萨、甜品等。有一天，两亲家聚餐，对方拿来了自己做的各种希腊菜（亲家祖籍希腊），除了烤牛排、羊排、鱼排外，其中有一道菜是采用各种荤素搭配的“冰菜”，特冷特酸，我们根本吃不下去，对方女亲家却给洋娃娃吃，我们想她不可能要吃，没有想到的是她一吃就停不下嘴，吃得津津有味，甚至可说是眉飞色舞，兴奋不已。这还不算，洋亲家母竟然在洋娃娃吃了牛排、羊排、鱼排、烤鸡和冰菜（当然吃了不多）之后，还给她喝冷水，那是在冬季啊！我们想阻止来着，对方亲家看出我们的“用意”后却摆了摆手，意思没有事的。我们真是担心极了，生怕她人小会吃坏肚子。回到家，我和老伴一直担心不已，怕洋娃娃会有什么不适反应，晚上睡觉一夜没有合上眼，一会儿摸摸她的小手，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而她却睡得又香又熟，一觉醒来之后，小宝宝啥事也没有！

通常小孩跌跤都会发嗲赖地上哭泣，或等大人去扶起，而我家洋娃娃好像天生不会发嗲，自己不小心跌跤了，她就会马上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该干啥还干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立性”。我女儿在澳大利亚读的是幼儿教学，大学毕业一直在当幼教老师，各种小孩见多了，她也直言混血儿性格是有些特别，大都属于“奔放”类，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特别活泼，性格男性化。我家洋娃娃还特别喜欢与她父亲打“水仗”，她父亲每次到草坪上为花树浇水时总要带她一起玩耍，父女俩各拿一个喷水龙头浇花，浇着浇着彼此就打起了“水仗”，双方拿着水龙头对喷，而且冷水仗打得“难解难分”，彼此是浑身上下湿透透，水淋淋的像两只落汤鸡，我老伴见了担心外孙女着了凉会得感冒，结果洋娃娃仍是“安然无恙”。

洋娃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怕冷，她一年四季都喜欢赤脚，喝冷茶和冷牛奶，却从不叫冷，也不拉稀；胆子还特别的大。一般3岁小孩睡在床上醒来后不见大人不会也不敢自己下床，要等候大人抱下床，我家的洋娃娃却喜欢“特立独行”，她睡醒后不管大人在与不在她身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随后“纵身”一跳下床，有时没事干，还会站在小凳子上往下跳，随之露出得意的一笑。 我和老伴对洋娃娃的“过度活泼”，常想对她“做规矩”，而女儿与洋女婿则认为小孩子就应该活泼奔放，无忧无虑地生活。

养育

夜光杯